

四書松陽講義

五九  
五九

杉  
氏  
印

松陽講義卷之十

吳縣席承恂

當湖陸隴其稼書著 受業嘉定侯 銓編次

太倉王前席

論語

君子義以為質章

這一章就處事上見君子學問之精。大抵君子學問  
製模固極其闊大。而節自又極其細密。故言敬以直  
內。則必言義以方外。言主忠信。則必言徙義說一義  
字。已是極細密了。而於義中。又有許多條理。不是執  
了一義硬做去。細密中復細密。無絲毫病痛。中庸所



謂小德川流也。成箇君子，不是容易的。這箇義，只是事之所當然。義以為質，一旬便包得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一節意思。若義上稍差，這件事就如沒質幹一般。總做得來，驚天動地，也不中用。萬事有萬事的義，一事有一事的義。當事有常事的義，變事有變事的義。須要認得清，立得定，參不得一毫意見，雜不得一毫功利。有了這義，則這件事大段不差。不然，義又不可徑情直遂的，非怕徑情直遂壞了。這事只是義中容不得一毫疎忽，有一毫疎忽，事雖無傷，亦可厭也。故必禮以行之，使有節文，而無太過不及之弊焉。義又不是可稜角峭厲的，非怕稜角峭厲壞了。這事

只是義中容不得一絲鹵莽，有一絲鹵莽，事雖克就，深可鄙也。故必孫以出之，使去矜張，而有從容和順之美焉。既禮行孫出，則義已入細密了。又恐矜傲之病，須臾之頃，誠意或不貫徹，一處不貫徹，便有一處的病。一息不貫徹，便是一息的病，不必大段虛偽，然後為義之累。故自始至終，又必信以成之，使一言一動，莫非實心實理之流行焉。君子之處事如此，所以事事皆可久，可大，人人皆心悅誠服，行之在上，則王道而非霸術也。行之在下，則正學而非俗學也。生安之君子固自然能如此，困勉之君子亦須用力。要如此君子哉，三字不是費詞，言必如此，然後為君子故。



註云君子之道也。然這箇地位不是臨事可以勉強得的。必平日有主敬存誠工夫。臨事方能立得住。平日有精義工夫。臨事方能認得清。若平日工夫一分不到。則臨事便欠缺一分。所以從義必先主忠信。義以方外。必先敬以直內。而大學八條目。又必從格物始。這章是夫子論處事之法。故只從義以爲質說起。學者讀這章書。須於平日將聖賢教人存誠主敬窮理之法。切實去做到。臨事時却又要省察我這件事果合義乎。行之有禮乎。出之能孫乎。成之果信乎。稍有欠缺。須猛力撥轉。必使義理爲主。而私意不得夾雜。學問爲主。而氣質不得錮蔽。工夫熟後。到了居安

資深左右逢源地位。則不期然而然矣。

三之字只依程註指義說。爲是蒙引謂皆指其事言。非也。據存疑則又似行之之字指義出之之字指禮成之之字指義。禮孫亦不必如此。

他處禮字該得遜字。所謂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也。此處禮字只當主節文度數說。

大全朱子以出辭氣解遜以出之。只是舉辭氣以爲例耳。其實孫兼言動說。

他書未有不以信爲體。義爲用者。此章却是以義爲體。信爲用。蓋仁義禮智信如十二律旋相爲宮。

吾之於人也章

這下章聖人自明其直道欲與天下同遊於直道中也毀譽正與直道相反天下有毀譽天下無直道矣是曰是非曰非此直道也過其實損其真此毀譽也毀譽不必盡是私意有疾惡太嚴而流爲矯激者便是毀有崇獎情殷而謬爲許可者便是譽毀譽一行不但與直道相反失其是非之本心而天下種種病疴皆從此生長浮薄而起奔競禍有不可勝言者聖人特揭以示人非徒見一身之光明正大亦以其關係世道之盛衰也然又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此則善善長而惡惡短之意蘇子瞻所謂仁可過而

義不可過也究竟譽必有所試則譽仍無譽矣聖人如此直道是由鑑空衡平之心體中發出天理爛然於胸中故隨處因物付物無一毫安排勉強即使前無三代亦決不宥枉况禹湯文武之謨烈尙存當年布之爲政事發之爲訓詞蕩蕩平平有一非直道之行乎古今同此民也三代可以直道行之今獨不可以直道行之耶使稍有枉曲無論反之本心而不安即對禹湯文武而多慚矣蓋禹湯文武所以必由此直道者何也此道本乎天率乎性人人之所共有卽昏愚邪妄之徒拘於氣稟蔽於物欲而此道未嘗不在感觸之卽興拂逆之卽覺故三代理王皆不敢易



今安得而易之哉。此夫子不敢以生知安行自處而托於三代亦述而不作之意也。平生待人接物莫不皆然而一部春秋尤可見直道之發見。拳拳言之其望人直道之意亦深切矣。然此直道雖曰人人固有自非聖人不能無偏故必講求然後能得是非之真必涵養然後能持是非之平不然自以爲直道而流爲毀譽者多矣。今日學者既向聖賢路上行決不肯鼓唇弄舌逞私誣人只怕見不真養不到不知不覺過實損真無心之毀譽與有心之毀譽病痛一般故必有居敬窮理之功然後能行無毀無譽之直道。直道而行時文指三代之民言者誤當依存疑指

三代之君言。但民心原自有直道。三代之君特因之耳。若艾千子謂斯民豈盡能直道。卽三代之民亦豈盡能直道。則又偏矣。在夫子只是法三代在三代則是因民心。

君子謀道章

這一章與子張學干祿章及孟子天爵良貴章同。大全朱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將一句統說。中又分兩脚說。辨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又恐人錯認此意。似教人謀道以求食。故下面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爲學者。所憂在道耳。非憂貧而學也。新安陳氏曰。謀食之食。以食祿言。與祿字相關。辨也。餒在其中。

一旬自是引喻。此章夫子始終教學者以審內外之輕重也。這兩條說此章大意已明白。但要曉得如何叫謀道。如何叫憂道。謀以事言。憂以心言。擇善固執所以謀之也。擇焉而惟恐其擇之不精。執焉而惟恐其執之不固。所以憂之也。這一謀字中有學問思辨行在。有格致誠正修在這。一憂字中有戒慎恐懼之意。有常目在之之意。專於謀道。憂道自無暇及於食為已之意。重則為入之意。自輕益。這箇道是吾所固有。的有了這箇道。方成得人。若道主虧欠了。二分便不成入。所以這箇道是不得不謀。不得不憂的。若夫食是箇在外的物事。萬鍾於我。何加。單瓢陋巷。疏食

飲水。於我何損。故君子所憂所謀在彼。不在此。但有說這箇謀食。猶云。子祿。是道外之事。若夫居家勤儉量入為出。這便是道內之事。故許魯齋謂學者以治生為急。蔡虛齋有言。三代以降。井牧之政不復。天下之生。紛紜並上之人。都不甚。照管。號熬管者亦不盡其道。任他自貧自富。自有自無。惟知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而已。田連阡陌。由他無置錫之地。亦由他則夫今之士。上既未得有祿。下又不得為農工之事。老者欲安。少者欲懷。安得全。不為一家數。其計久遠。這兩先生所言。亦不可不知。然學者又不可因魯齋言。治生為急。而一味急去。因虛齋言。不得不為



數目計而一味算計去。這箇急字計字須有分寸。若過了一分便在這外去了。讀兩先生之言者又當知夫子以樊遲爲小人之意。又當知程子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知及之章

這一章是論學之全功。知及是格物致知事。仁守是誠意正心事。莊蒞動禮則修齊治平事。一部大學工夫都在內。然須知到了仁守時候。修齊治平功夫不是全無的。不莊不以禮不過是修齊治平中小欠缺處。章內六箇之字。雙峰饒氏謂及之守之得之失之。此四之字指理而言。蒞之動之此工之字指民而言。

皆要有着落。不可看作無頭柄的話。說到虛渺去了。大抵人之學先要明理。理不明無下手處。所謂理者非他。只是子臣弟友視聽言動。當然所以然之故。須要用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工夫去講習討論。表裡精粗無不洞晰。便是知及之。然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苟知難及之。而物欲牽引。梏亡陷溺。或奪於富貴貧賤。取舍之間。或違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得之於學問。思辨之際。若失之於克伐怨欲之中。半途而廢。遵道亦徒然爾。故必仁知兼備。然後可以言學。而猶末也。君子之學也。務其大。不忽其細。正其本。不遺其末。卽知及仁守矣。吾身之內。美既已畢。具治世之大綱。亦



已粗舉然動容周旋皆天理之流行也苟臨民之際而稍不莊重則民不知敬亦吾學之累矣即知及仁守而又莊蒞矣整齊嚴肅之氣象既足生人之敬保邦制治之規模亦足服人之心然細微曲折皆天理之散見也苟使民之際而稍欠節文則民不能興亦吾學之疎矣不莊蒞是瑟僞未能暢發到赫喧處不以禮是道之以德而齊禮處未能精密總見德愈全而責愈備氣稟學問之小疵皆不可不變化而充滿之也此夫子以全學望人與大學之三綱領八條目實相表裏今日學者無志聖學的固不足論亦有粗知辨別義理未到知及地位便自足了粗能收拾身

心未到仁守地位便自足了大本尙未立得何論小疵此等人學猶不學須將此章反覆玩味便見學問不可有一毫欠缺夫子所以憤樂忘年顏子所以欲罷不能吾輩資稟萬不及聖賢非用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之功安能有成須要努力努力

大全朱子有一條云此章以仁爲主所謂知及之所以求吾仁蒞之動之所以持養吾仁此朱子偶就仁上說耳若欲以知爲主亦無不可蓋小疵未去便仁不成仁知不成知然此皆非正意夫子只是論學之全功耳未嘗欲將某字作主也蓋仁知等字若深言之則不仁守也明不得知不莊蒞不

以禮也。叫不得仁。若淺言之。則知自知仁。自仁。莊禮自莊。禮不必以一字貫通章。

註氣稟學問之小疵。大全輔氏分配。不莊不以禮。恐非存疑。總說爲是。

不莊。注謂是厚於內而不嚴於外。潛室陳氏則以此心小息妄念便生解。不莊。注蓋內外一體。不嚴於外。到底是內面工夫有缺。註是淺一層說。陳氏是深一層說。

禮字存疑在動民者身上。言大全在民身上。言淺說兼言當依淺說。如條教號令。張弛寬猛。緩急輕重得宜。便是禮。此是在動民者身上。言如蒐苗獮

狩。就其中教之。少長有序。此是就民身上言。

刁蒙吉云。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此則去下句而以義字。易天字。蓋理自是天理。義者事之宜。言義則人事之儀則亦在其中矣。認註最細。

身日益者三樂章

這一章要人識其所好樂。太抵好樂者人情所必有。而所趨不同。趨於日益之途。則日益矣。趨於日損之途。則日損矣。益也者。初頭不覺其益。久之而益見焉。損也者。初頭不覺其損。久之而損見焉。故不可不謹。謹之於念慮之初。則有以遏其源。謹之於臨事之際。則有以挽其流。謹之於損益交至之候。則有以清其



介謹之於有益無損之時則有以堅其志尹氏註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這一箇謹字是一章骨子謹卽省察克治之謂也夫子開口說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有益者又有損者益者三損者亦三便有出此入彼凜然可畏之意雙峰饒氏曰節禮樂三句都是天理一邊驕樂三句都是人欲一邊心何天理上則德日進而有益心向人欲上則德日退而有損但天理上事不止三者人欲上事亦不止三者夫子何以只就三者說雙峰尚未發明得大抵節禮樂三者是人所最易犯的驕樂三者是人所最易犯的禮樂有制度聲容之節本極繁瑣而欲一一辨之考其本末

定其是非一毫粗不得一毫浮不得且舉世所不能明而吾欲明之則近迂舉世所不能行而我欲行之則近怪道人之善易形己之短易妨己之欲且善者或爲流俗之所怪吾唱而人未必和或爲形跡之所聯吾信而人未必不疑至於直諫多聞之友多不善逢迎不喜詭隨且有太醇者未必無小疵有高世之行者未必無遺俗之累故三者皆人所易厭也而不知其益也驕樂是尙意氣的人其豪華足以驚流俗佚遊是好清閒的人其曠達足以惑高明宴樂是有小慧的人其失巧足以誘庸愚驕樂宴樂總溺於聲色飲食官室之類但一尚粗豪一弄聰明佚遊則跳

脫於聲色之外只是尋山問水以疎放爲高故三者皆人所易犯也而不知其損也朱子云君子之於禮樂也講明不置則存之熟是非不謬則守之正存之熟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道人善而慕悅勉強之意新多賢友而直諒多聞之士集樂是三者而不已焉雖欲不收其放心以進於善亦不可得矣其爲益豈不大哉驕樂則不敬不和矣佚遊則忌人之善矣宴樂則憚人勝已矣這一條說所以損益處最明苟於益者之樂能擴充之愈樂愈益以至於不可限量孔子之樂在其中顏子之不改其樂皆是這箇樂做成的苟

見恐人

於損者之樂不遇絕之愈樂愈損以至於不可收拾小人之無忌憚無所不至皆是這箇樂做成的所樂在此則所惡在彼樂一正而七情皆正樂一差而七情皆差誠不可不謹也學者讀這章書要自審其所樂果益者乎損者乎急去損而就益深體尹註謹之一字而實用力焉勿將聖人之言作一空話頭看過見善如不及章

這一章夫子思兩種人一種是知至意誠者一種是身修而能推以齊治平者一則體全而未能達於用一則體用俱全不是謂知至意誠之士但知獨善無用於世此一種人亦是擔當世道的人只是其量未



充滿。但見其得力於本體上多耳。視體用俱全之上。雖有優劣。夫子之意却不重在優劣。乃是急欲得此兩種人。以匡維世運。故已見者則深幸之。未見者則深望之。不是空空慨歎。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精神全在兩如字上。註謂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皆在這兩如字看出。俗說將這一種人作沮溺丈人之流。看又或作激濁揚清。如東漢黨錮諸君。看皆大謬。此是顏曾得閑地位。不是過於激揚的。亦不是竟爲高蹈的。曰我見其人矣。便見有這等人。庶幾人心可正。學術可興。曰吾聞其語矣。便見這等人。自古論人心者。所必貴論學術者。所必重。求志達道之人。亦必

先有此本領。然後可擴充而達於用。求志二字。要看得切實。志是何志。周官之法。度開雕。履趾之。稽意。皆是志內事。志如何求。不是空抱此志。須日逐做此志之工夫。堯舜君民事業。豈是可卒辦的。定要講習討論。戒慎恐懼工夫。然後方纔自信得過。行義依先輩對上。隱居說猶言出仕耳。或云。惟君子之仕。可謂行君臣之義。在小人。只可云出仕。不可云行義。不必如此說。所達之道。即所求之志也。兵農禮樂。盡範圍於道之中。朝野上下。皆涵濡於道之內。人地位而萬物育也。六府修而三事和也。方纔是達。故註謂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曰吾聞其語矣。便見自古論人

者必以此爲極論學者必以此爲至曰未見其人也  
便是想如何可以接續得這樣人如何可以造就得  
這樣人不是傷時語若作空空慨歎看便非聖人意  
思後來顏子到不遷不貳地位而用行舍藏與聖人  
一般便是夫子拳拳之意造就出來天下人品何常  
但有教者與學者之力量何如耳今日學者讀遠章  
書先要在好惡上着力將理欲界限辨別得明操持  
得定果能到如不及如探湯地位換而充之便是求  
志達道的人不要因夫子說未見便謂這樣人世間  
再沒有的

顏子所造不謬伊呂註中云顏子亦庶乎此勿泥

看又云隱而未見不幸早死則是以此章在顏子  
既沒之後愚意則以此章在顏子造詣未到之前  
先後本不可考詳中原用疑詞似不妨以此備一  
說也况天下之大而有二人焉亦可謂未見如  
未見好仁惡不仁未見剛者皆然不必因未見一  
語盡抑聖門高弟

子張問仁章

這一章與子張論仁亦是因其病而藥之夫抑仁爲  
心之德乃人所固有所以不仁只是爲氣質所蔽  
變化氣質便是爲仁但人氣質之病不一因病用藥  
方是良醫故司馬牛樊遲子張皆問仁而夫子告之



各不同先要看得仁字分明然後就諸子身上看出  
夫子對病藥方註中心存理得四字是仁字正解勉  
齋黃氏謂心存是心之德常存理得是事之理常得  
分體用看蓋卽令尹子文章註所謂當理而無私心  
也仁非有他只是心無私事當理而已但一爲氣質  
所蔽則本無私者不能無私本當理者不能當理治  
之之法疎忽不得懈怠不得有一件病必須用一味  
藥病一日不去則藥一日停不得怕不得苦只厭不  
得煩瑣曰五者便是子張所當用之藥曰於天下便  
是用藥的時候若五者缺一味便偏了若不是於天  
下則藥力不到此夫子未曾數出藥品而先說一箇

湯頭與他聽緣子張是箇才高意廣的人恐其易視  
之故先說這箇冒頭使他不敢忽略蓋心存理得境  
界未易到能如是庶幾可漸企矣最要思豫夫子一  
段微諷他的意思子張便躍然請問亦見其精進處  
然與顏子請問其日却分別顏子之問日是於天  
理人欲已判然但恐其有遺漏子張之請問是覺向  
求工夫粗浮全難憑據夫子於是明示之曰五者非  
他俱是下學之事平平無奇但是要實下工夫不是  
可以弄聰明逞才力的是一件是恭一件是寬一件是  
信一件是敏一件是惠以此五者存心則心自然無  
私以此五者求理則理自然恰合然行是五者不是

容易的。我試行而天下許多險阻的事來難。我許多瑣細的事來用。我自世俗看來這五者件件是病痛。件件有利害。非以不可行自暴則以不能行自棄。廢於半途者有之。敗于垂成者有之。乍入乍出。乍起乍立。出門便礙。何況天下這箇須要認得清。立得定。恭而或見侮寬而衆不服。信而見疑。敏而無功。惠而不報。不是五者之過。是我行五者未盡之過。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不想不是水不勝火也。果能行恭則自不見侮。果能行寬則自然得衆。果能行信。敏。惠則自然入任。有功足以使處處皆是坦途。行五者要到這箇地位。不是工夫至密。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

則見其倚於衡。安能如此。所以不但曰能行而曰能行於天下。此五句與天下歸仁。邦家無怨。一例。所以考驗其能行之實要。親路近。裏不是誇張功效。心至此。然後可謂心存理至此。然後可謂理得。氣質之蔽盡去。本然之天自見。然只是下學之功到極處。非有他也。這箇裏便有博文功夫在內。若不是博文。五者不要做偏了麼。亦便有約禮工夫在內。若不是約禮。五者不要自盡了麼。安得爲仁。今日學者讀這章書。各要想自家氣質偏處。偏在何處。便常用何工夫。如醫者認清病症。便服藥。漸漸消磨之。且時刻講究。時刻調理。自然風邪盡去。而原氣復還。如司馬牛樊遲。



問仁諸章皆要如此看若顏淵仲弓則天資高學力深雖有乾道坤道之不同然工夫却較容易學者且學司馬牛變遲子張可也

註心存理得蒙引與勉齋之說不同勉齋分體用看蒙引則云恭則心不放寬則心不偏信則心不偽敬則心不急惠則心不刻此皆理之所在故心存則理得不分析蒙引非也雖中庸尊德性朱子以存心貼之則心與理亦可不分析然此處却不如是至後來講家或欲以五者作理以仁作心或以五者爲心仁爲理或以能行貼心存於天下貼理得或以於天下貼心存爲仁矣貼理得紛紛亂

配其端皆起於蒙引欲翻勉齋之說

太全輔氏謂恭則仁之著蒙引謂其非本旨此則蒙引是也輔氏蓋亦認五者爲心與理不知五者是存心之功而求理之事不可直謂之心不可直謂之理

從勉齋蒙引說則是仁從五者而出此自用力時言從輔氏說則是五者從仁而出此自成功時言雖似皆有理然此處正論用功故輔氏之說不當夾攝於此至若晚村謂崇禎間各人所視仁字則佛性也五者則小乘名義也乃從外面尋來如禪家寄心法於聖人所言風馬牛不相及此是外道

家言又非輔氏止矣

明季講家謂於天下二字是惟恐其寂守一心要無處不與天下相感通不知曰行五者便不是寂守一心了於天下三字只是要其不間斷耳不得如此講死註自明

存疑謂觀恭寬信敏惠五件與所言之效乃是主居民上者言蓋子張時已出仕此說太拘

予欲無言章

這一章註謂與前篇無隱之義相發雙峰德氏謂與吾無隱乎爾章大同小異彼是說行處無非至理別無深晦的道路此是說行處都是實理不必於言語

上求雙峰之說正是註意蓋此一章一言理是至顯的不必求之高深一言理是至實的不必求之言語然總是道無不在之意開口說予欲無言一句最要看得好不可將言字太說壞了聖人平日教人都是用言若將言字說壞便是六經皆聖人糟粕話頭不是孔門教法矣只是這道理充塞天地原是最至實的聖賢之言無非發明此理若專在言語上求却似言則有此理不言便沒有此理看得道理不切實了故聖人欲以言開示學者又不欲學者拘滯於言今日有予欲無言之歎其指下深矣而子貢則云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此其去闕性天道之時尙遠正以



言語視聖人之時宜其聞夫子之言而未達也。夫子於是卽天以明之曰道之太原出於天吾人所達者天而已。而天何常有言哉。但見四時行焉則理便流行於四時上。百物生焉則理便發見於百物上。無時不然。無物不存。下息之頃。一塵之微。莫非妙道。莫非精義。天固不待言也。善述天者何必待言。而后可述。堯舜禹湯述之以爲君。皇極稷契述之以爲臣。易述之而爲卦。又象象書述之而爲典。漢訓詁詩述之而爲國風雅頌。豈以天之無言而遂無可述哉。夫子斯言。益欲子貢於動靜語默之間。隨處體認。如曾子之隨處精察。而力行不沾沾在言語上尋求也。必如此。

方是着實工夫。子貢所以終聞性天道。而一以貫之者。其得力於此也歟。一篇鄉黨都是這箇意思。所以於聖人之衣服飲食威儀容貌間無處不留心體察。蓋知四時百物之皆天理。動靜語默之皆聖道矣。非與聞下貫之傳者不能細心切實如此。然須知此是聖門將道理講得明明白白。後惟恐學者不去實處體貼。所以又欲無言。使知隨處理會。若未曾講得明白。卽使就無言處尋求教他何處下手。今日學者讀這章書。要知道無不在於聖人言處也。去理會無言處也。去理會未明白者。要講究明白。已明白者。要着實體認。到工夫熟後。真見得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爲

飛魚躍無非至道便是下貫境界

晚村謂此與無隱章最易錯解人異端去聖人因  
學者徒以言語求此理而不實體之身心故發此  
以徵之非謂道本虛無有不可說者在也此一條  
是防援儒入墨之弊看此章者所不可不知時行  
物生亦最易墮入禪機聖人是指點實理不似禪  
家木犀香話頭只是指點此心

慶源輔氏謂百物生是天理之發見四時行是天  
理之流行最是新安陳氏謂其過於密察者非

松陽講義卷之十一

吳縣席永恂

當湖陸隴其稼書著

受業嘉定侯

銓編次

太倉王前席

孟子

伯夷非其君章

這一章見君子不為一偏之學就是一節中庸的註  
腳蓋天下道理只有一箇中庸君子只在這條路上  
走稍有偏焉雖百世之師如夷惠者非君子所願學  
也以伯夷之生平言之嚴於惡惡而不輕與人羣其  
一種不用就之意真可謂清之至矣使其當清而清



清而不隘則清印中矣然其清也却不能無隘處雖曰不念舊惡求仁得仁固有清而得中之時矣然畢竟不中處常多以柳下惠之生平言之寬以處衆而不輕與人絕其一種不屑去之意真可謂和之至矣使其當和而和而非不恭則和印中矣然其和也却不能無不恭處雖曰中倫中慮不以三公易其介固和有而得中之時矣然畢竟不中處常多所以孟子既詳叙其清和而復一言以斷之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這不是言夷惠之清和不好是言其清和有恰好處亦有過當處其恰好處便是中其過當處便是隘不恭如不屑就也理不當就而不就便是中

了亦有可以就之時彼亦不就則是隘而已矣一不削去也理不當去而不去便是中了亦有可以去之時彼亦不去是則不恭而已矣隘非刻薄亦是萬物一體之懷惟恐與人為不善之門而欲以正直之道轉移之但時或失之過則謂之隘不恭非輕薄亦是萬物一體之懷惟恐絕人為善之路而欲以忠厚之道漸化之但時或失之過則謂之不恭這箇隘的病不要看小子雖只是十點偏然後世有十種疾惡太嚴至於上下危疑激成事變者皆從這箇隘起且未論至激變纔有隘處也便不是至中之道了這箇不恭的病不要看小子雖只是十點偏然後世有十種

包容太過。至於賢否混淆。釀成禍敗者。皆從這不恭起。且未論到讓。纔有不恭處。即便不是至中之道。了。君子以中庸爲學者也。雖當舉世頑鈍之時。得一隘者。亦可以維持天下之廉耻。如涼藥之可以治熱疾。是亦屬世磨鈍之助也。百世之師也。然不敢以是爲學也。雖當舉世殘忍之時。得一不恭者。亦可以消融天下之慘刻。如熱藥之可以治寒疾。是亦革弊從忠之藉也。百世之師也。然不敢以是爲學也。學夫清之得中者。猶恐其失之隘。况以隘爲學。耶。以隘爲學。將有不止於隘者矣。學夫和之得中者。猶恐其夫之不恭。况以不恭爲學。耶。以不恭爲學。將有不止於不

恭者矣。故由其清之中者。不由其清之隘者。則善學夷者也。由其和之中者。不由其和之不恭者。則善學惠者也。此孔子之所以爲時中。而孟子之所以願學孔子。子思所以提出中庸二字。垂教萬世。皆是這箇意思。新安陳氏謂孟子欲人法夷惠之得。又恐人不知夷惠之失。其憂學者至矣。這箇憂字。最說得好。孟子不是空空評論。二子全是要學者歸到中道。上然須先將中之界限。辨得明白。方纔能得中。不然則自以爲中。而不免於偏者多矣。在夷與惠。何常不要中。皆是。不知不覺。做成隘。不恭。學者誠有意化夷惠之偏。而學君子之中。其必始於致知格物之功。故孟子



所以又曰猶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兩力也。其中非兩力也。今日學者病痛。又不但在隘不恭。只知自私。自利。看得天下之是非。邪正。漠不相聞。有時激而為忿。戾為恚。睚也是。從己私起。見何嘗是伯夷之隘。有時流而為說。隨為揆。稜也是。從己私起。見何嘗是柳下之不恭。故必先立一必為聖人之志。在正路上走了。然後再辨其隘不隘。恭不恭。

上二節間架。丘月林摘訓分得最好。謂不羞不卑。與不事不友。相照不隱。賢四句。與不立五句。相照。爾為爾。與鄉人相照。接止與不受。相照。俱是一節。深一節。又謂柳下節。道是說他和之。極處不隱。

句只是起。不怨不憫。意耳。不自失亦是帶說。俱不重。只重和上。蒙引却重介處了。又接止。照上諸候。來不泛說。皆說得極分明。但須知所謂下節。深下節。只是說其清和。尚未說到隘不恭。明季講家多誤看。

夷惠只是偏。若楊墨於陵則僻矣。百世之師。章取其偏以救世。此章指其偏以明道。太全朱子明謂孟子直說他隘不恭。不會說末流如此。今時文猶有主末流說者。非又有云隘不恭。特以述言之。然心與迹一也。又有云所遇之時不同。不得已也。然不得已。何不如孔子乎。此皆欲回護。下不知正。

不必回護也

蒙引謂由其清不由其隘存疑非之蓋以由其清不由其隘則清和乃君子所由矣何以又云顧學孔子也不知蒙引自云由其清之得處不由其清之隘處固無病淺說亦主蒙引君子暗指孔子亦指學孔子者與論語逸民章及孟子養氣章皆相表裏

幾亭陳氏曰時中之聖惡惡未嘗不嚴顧其惡也乃矜憫之伯夷則直惡之而已若將免焉惻怛微而潔已勝也不憐不淄明示入羣不亂之意亦與焉能免我相似顧其入也乃欲從而變化之柳下

則夷猶玩忽之而已不必華學於成物蓋皆於萬物下體有未至處是故清和一聖殊病同根愚謂幾亭此條不是若於萬物下體有未至處安得謂聖二子與孔子下樣只是分寸上稍偏

不恭最難體認明季講家謂其外雖借其心則謂世爲混濁不可責以禮法分明有玩弄一世意愚謂不然如此則有患作東方朔下流人矣朔是學患而弊者與患不同患之不恭只是欲漸以化之放得太寬不謹嚴耳雖大全朱子亦謂其心玩世視人如無也然患之玩世不比東方朔之玩世



松陽講義卷之十一  
三

松陽講義卷之十一

吳縣席承恂

當湖陸隴其稼書著

受業嘉定侯

銓編次

太倉王前席

孟子

王者之迹章

這一章因前章歷叙羣聖而繼以孔子亦足示人存  
幾希的樣子孔子有舜之生知安行而兼禹湯文武  
之憂勤惕勵其一生學問備見論語孝經易詩書禮  
樂春秋此獨以春秋言者總註謂孔子之事莫大於  
春秋故特言之是矣但要想春秋如何存得這幾希

孟子只說得一箇義字亦未言其義之如何須玩尹註所謂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太法春秋所以存幾希只是定天下之邪正而已邪正定而人與禽獸別矣開口說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者明儒云天下有王者則此義著爲王者之迹而播爲詩歌天下無王者則此義衰於霸亂而聖人因定爲筆削說得極明蓋王霸之分卽是人禽之辨詩春秋之作皆所以使人遠於禽獸雖春秋不但接詩王者之迹熄亦不但詩亡自王迹熄而易書禮皆亡矣春秋作而易書禮皆明矣而詩春秋絕續之際尤顯而易見故就詩言之詩亡所以由王迹之熄者蓋自成康而下其詩爲

正雅所以咏歌政教號令之盛詩卽王迹也自厲宣而降其詩爲變雅所以感慨政教號令之衰王迹猶存乎詩也自黍離降爲國風以後天子旣無命德討罪之權公卿亦無好善惡惡之實宰嚭祭伯之屬非復曩時吉甫家父之徒能侃侃正論於廟堂之上大道晦而人心惑雖草野之中間有公論然緇衣候人之篇出其間桑中溱洧之篇亦出其間是非混淆無復能辨王者之迹於是而滅絕矣本因王迹熄而詩亡因詩亡而愈見王迹之熄此時若無人焉別嫌疑明是非將邪正之辨正告天下天下將胥淪於禽獸而不自知孔子有憂之故因魯史舊文而筆削焉因



會盟戰伐之事而寓褒貶予奪之義以禮樂征伐歸天子以三綱五常躡人心討其亂臣賊子正其邪說暴行夫然後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大義炳然而春秋一書遂爲萬古不可易之經是春秋也孔子作之卽舜禹湯文武周公作之也孔子之心一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也無論諸子百家不能窺其精微卽如魯史舊文固當時所稱周禮盡在魯列國之書皆不能及者也然其實與晉乘楚檮杌等耳雖有高於晉楚之處然非能大相遠也蓋其事不過桓文之事非能窺見桓文之隱微也其文不過史之文非能超出乎史之範圍也桓文非無扶危定傾之事近於仁也然

特假仁之名耳非真仁也桓文非無正名定分之事近於義也然特假義之名耳非真義也史之文筆削非不嚴也然未必盡合萬世之人心史之文褒貶非不慎也然未必盡協天下之公論是則其事其文雖非無可取而揆之孔子春秋之義則相去固懸絕矣故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竊取云者雖不敢當作之名然亦可見其非復魯史之舊矣一筆削之間而變史爲經變霸爲王非作而何哉雖欲辭之而不可得矣未作之春秋人心道心爭勝之書也春秋作而人心皆化爲道心矣未作之春秋天理人欲夾雜之書也春秋作而人欲皆化爲天理矣春秋不必盡

刪舊史之事。惟卽其事而明其義。則雖重耳小白之所行。而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精意。瞭然可見矣。春秋不必盡變舊史之文。惟卽其文而著其義。則雖童狐倚相之所書。而典謨訓誥雅頌之微言。昭然可知矣。所謂撥亂世反之正。無非指示人。一黜廢希之心。拔之於禽獸之域。而躋之於君子之途。夫子爲東周之志。不得行於天下。而悉寓之於此。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者。悉見於此。自有春秋。則詩亡而不亡。玉迹熄而不熄。孟子一生學術。亦俱本於此。七篇之中。無非春秋之旨。今學者讀春秋。不可作故事看了。須知其字字指示。我人禽關頭明白。

得春秋之義。二分方遠。得俞猷一分。彼以春秋爲斷。刪朝報者。固不知這箇義。卽漢儒之附會穿鑿。亦未深知這箇義。惟熟玩胡文定之傳。而折衷於程朱之論。方纔知道。一書真是萬世帝王聖賢所不能外。

註以詩亡爲雅亡。是主胡文定說。呂成公則云。雅亡而風未亡。清議猶凜凜焉。變風終於陳靈。而詩遂亡。是以詩亡爲風亡。與朱子註不同。今當依註。太抵周之衰也。天子之賞罰不足憑。而士大夫之清議猶足據。於是乎有變雅。其又衰也。士大夫之議論不足憑。而草野之公論猶可據。於是乎有變風。其又衰也。則禮議起。而草野之議論亦不足據。



矣此論一代盛衰之勢固然變風詩人之力量  
小終不若變雅詩人之力量大所以風雖未亡便  
謂之詩亡至夫子春秋之作雖與變風詩人同是  
庶人之議而力量又大不同

其義蔡氏謂是王者之義存疑謂是春秋之義存  
疑說是蓋雖春秋之義亦卽是王者之義但本文  
所指則自有所主也

竊取只是謙詞雙峰饒氏謂以匹夫而行天子賞  
罰故曰竊取似非註意

君子之澤章

這下章承上三章是孟子以道統自在之意君子之

澤節引起下節猶云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君  
子小人俱指聖賢但以有位無位別言之耳孔子之  
澤雖百世不斬此云五世而斬者蓋卽以尋常君子  
小人之澤言之亦必至五世而斬而天縱之聖可知  
矣既在五世之內豈以未曾親炙未得爲徒而其道  
統遂絕乎不可接耶雖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  
喪而大義乖然其流風餘韻未嘗不存所患者自暴  
自棄則澤雖存而無益於吾耳若有孟子私淑之力  
豈則雖處百世之下猶能興起而現在五世之內乎  
一章所望全在私淑句最要者得精實所私淑在何  
處用何工夫去私淑不可草草看過了所私淑者只

是仁義仁義也者孔子所以接舜禹湯文武周公之  
統者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也君子所以異於庶  
民者也王伯之所自份也吾儒揚聖之所自辨也一  
部春秋無非發明此二字親親長長是其本而井田  
學校是其作用孟子一生顧學孔子學此而已至論  
其工夫大綱只是一箇敬字敬即前章註中所釋憂  
勤惕厲也其節曰則在知言養氣知言即孔門博文  
處書惟稱工夫養氣即孔門約禮處書惟一工夫自  
古聖賢只是用此三件工夫去學仁義無他法也看  
得私淑二字明則孔孟猶微但在內了這一箇人字  
註語是子思之徒蓋孟子未嘗親受業於子思特聞

其道於其徒此處尤可見孟子學聖人的力量子思  
之徒未必能盡通聖人之道而孟子由其流而溯其  
源去其疵而得其醇遂直接孔子之統雖未嘗與顏  
曾子思同升洙泗之堂而顏曾子思不能過也雖淵  
源於子思之徒而子思之徒不能及也所謂青出於  
藍而青於藍此是何等力量說到此便隱然見孔子  
之道萃在一身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萃在一身其  
自任之意亦至矣要之孟子所以必欲知孔子者不  
是要做聖人只是怕做禽獸天下只有這兩途不是  
聖人路上人便是禽獸路上人出此入彼中間更無  
住足之處今學者見人要他學聖便以為迂遠不知



舍此下途便不得爲人。在此下途走雖淺深生熟不同皆人類也不在此下途上走雖聰明蓋世才力過人皆非人類也可不懼哉可不懼哉。繼孟子而私淑孔子者周程張朱也。其自任與孟子同亦只是要跳出人禽之關耳。竝不是好高學者看書到這等處要想見聖賢下段萬不得已之心切不可認作迂闊話頭。

仁人心也章

這一章是言仁義之切於人而不可不求。大抵戰國之人多將仁義看作沒要緊的道理。因將聖賢求仁義之學問看作沒要緊的工夫。不知若使這箇道理

是沒要緊的。聖賢亦何苦以此示人。若使這箇工夫是沒要緊的。聖賢亦何苦以此責人。所以孟子指而言之曰。這仁不是別物。就是人的心。人但知有知有覺者。心不知道。知覺一離乎天理。便與禽獸一般。如何叫得人心。須是知覺與天理合。方可叫做人心。故這仁乃人心也。此是指仁爲心。不是指心爲仁。這義不是別物。就是人的路。人但知走得的便叫路。不知若不在正理上走。便如行荆棘一般。如何叫得人路。須步步在正理上走。方是人路。故這義乃人路也。此亦是指義爲路。不是指路爲義。謂之人心人路。則是不可須臾離的了。而無如世之自暴自棄者。拘於氣

稟蔽於物欲有正路而不由反以荆棘之路爲正路  
也有本心而不守反以禽獸之心爲本心也存於內  
者純是一團私意發出來全是一段邪氣所以遂成  
了世衰道微的局面然這箇局面不是不可轉的轉  
移之機亦在人耳蓋這箇人心人路分言之則有二  
合言之總是一箇心義亦是心之所發也使人能一  
旦猛省知道箇是吾之心不可須臾離的而奮然求  
之何難使已放者復入於內還其仁義之本然哉無  
如視其心曾不若雞犬或溺於功利詞章而不知求  
或汨於虛無寂滅而不知求自暴者終於自暴自棄  
者終於自棄氣稟之拘日益甚物欲之蔽日益深安

於荆棘甘於禽獸故世之衰者愈衰道之微者愈微  
江河日下而不可反也這不是仁義不可求是人自  
不肯去求耳所以古之聖賢設爲學問之道如太學  
之格致誠正修以至齊治平中庸之學問思辨行尊  
德性而道問學其事多端這不是好爲迂濶強人以  
煩苦之事只是要人復其仁義之本心而已人能從  
道學問上用力則氣質自然日變化物欲自然日消  
磨存於中者皆天理而遠於禽獸發於外者皆正道  
而遠於荆棘由淺而深由生而熟由美大而聖神適  
還其人心人路之本然程子所謂志氣清明義理昭  
著而可以上達也誠反覆此章則從事學問以求仁



義自不容已矣。但此章先儒之說多有異同，須要精辨。如陸象山以收攝精神爲求放心，而謂求放心之外別無學問。這便流入於禪。其差不待言矣。卽朱子初說謂放心不收則何者爲學問，思辨存得此心方可做去。將學問求放心分作兩段，亦是未定之論。語類中明明以此說爲未是，惟大全雙峰饒氏之說曰：上文說仁人心也是把心做義理之心，不應下文心字又別是一意。若把求放心做收攝精神，不令昏放則只說從知覺上去，恐與仁人心也不相接了。纔嘗以此贊之勉齋勉齋云：此章首言仁人心是言仁乃入之心，次言放其心而不知求，未言學問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而已矣。言學問之道非止一端，如講習討論玩索涵養持守踐行擴充克治皆是其所以如此者，非有他也不過求我所失之仁而已。此乃學問之道也。三箇心字，脈絡聯貫皆是指仁而言。今讀者不以仁言心非矣。這一條說得最的確詳盡，與語類中所載朱子定論合集註之意亦是如此。講家依勉齋之說者或以集註爲誤，此亦不是。案引謂求放心是下學事，義理昭著則說向上達，非謂求放心而後可學問也。得集註之意矣。究竟辨明先儒之異同，不難要實下工夫，則難學者須將聖賢所謂學問猛力去做，擇善固執，靜而存養，動而省察，念念必從天理上。

起事事必在天理上行務使仁義之本心一毫不走失卓然出於氣稟物欲之上方成得箇人若不去實下工夫總然辨別得先儒的同異只是遙望得一箇路徑不曾去走也不濟事

淺說以學問之道對學問之事言謂學問之道是中庸尊德性工夫學問之事是中庸道問學工夫此本朱子初說而誤看集註意也集註特以事字代道字非以事字與道字對說也學問之道內便兼得尊德性道問學

按仁義禮智各有體用此以對待者言也若以其流行者言之仁初發出只是一點萌芽及其盛則

為禮及其成則為義既成而藏則為知故或將仁禮分體用或將仁義分體用或將仁知分體用孟子所以指仁為人心義為人路其實仁義禮智皆在心皆發出在外

鈞是人也章

道一章論大人之所以為大人在先立其心謂表明白只是立的上夫孟子不曾明言現卦云孟子為邪說以理義為外故其立言每直指本體示人固有處多而不及工夫如放心章之求字身體二章之養字此章之立字皆懸空說在二字中煞有工夫非前後際斷空洞森羅之謂立也象山以先立其大為宗旨



舉示魯阜民安坐腹自用力操存半月十日下樓忽覺此心中立象山見之曰此理已顯也然則象山之所謂立立其所立非孟子之所謂立也孟子之立欲得其能思之職如象山論乃不立其人耳然則先立之工夫如何曰此孟子之引而不發也孟子以孔子子思爲宗看孔子子思所說卽得之矣晚村此一段發揮得極好愚謂更不如卽孟子自家平生所用之功觀之孟子所用之功如何亦曰知言養氣而已知言卽孔子所謂博文子思所謂擇善書之所謂惟精是平日間能思養氣卽是集義孔子所謂約禮子思所謂固執書之所謂惟一是一臨事時能思思之窮實

處謂之誠思之嚴密處謂之敬故范氏箴曰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念卽思也誠敬所以形容其思之妙誠敬卽在知言養氣上見不是離知言養氣懸空有所謂誠敬但誠敬是就大綱說知言養氣是就節目說雖不睹不聞之戒懼亦是誠敬然在思前一步不得專指此也謂之先者蓋這知言養氣工夫俱要積累做去不是下日可到的故必及早下手亦不是要人專在不睹不聞時用力也從古聖賢學問只是這先立其人的工夫惟虛無寂滅之學欲入屏絕思慮則心之官便廢了雖自認一箇昭昭靈靈的能爲萬象主却只是下團氣何嘗立得大者所以晚村謂象山

乃不立其大者也。所云小者不能奪，猶云道心常爲主，而人心聽命焉。此處要與志壹動氣、氣壹動志分別看。蓋志壹動氣，有好的壹，有不好的壹；氣壹動志，亦有好的壹，有不好的壹。以好的論，則無論志動氣、氣動志，皆能思而得之；皆所謂先立乎其大者。以不好的論，則無論志動氣、氣動志，皆是不思而不得。皆所謂奪於小者，不可專認氣壹動志爲奪於小，亦不可專認志壹動氣爲立其大也。晚村云：心得其官，則耳目皆從，無非思也。最明前章所謂求放心，卽是先立乎其大者，所謂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卽是奪於小者。是不特大人小人之分，直是人禽

之分。范氏一箴可危，可懼，學者謗遠，蓋書要知常攝此心未發之時，則戒懼恐懼以立其思之體。發於平日，則以思去，讀書窮理發於辦事，則以思去，省察克治，皆是立其思之用。總此心在天理上，便是能立，不是空空托托認之立也。若此心離毫不在天理上，便是爲小。程所謂心爲形役也，成何人品。想至此項剗剗有戰戰兢兢之念，方得。

張江陵直解講此章云：立本固可以應事而制外，亦所以養中。故必於強聲美色禁之，使不接於耳目。庶幾外者不人而內者亦固矣。此是將無思無氣意補在言外，不知先立乎其大者，固兼得持志。



養氣也

艾子云心之官則思思字中兼人心道心此說也依此說則思則得之亦未必盡合於義理早晚村云得之謂得事物之理非得心之官也足破艾子子惑矣蓋此章思字專以思之善者言若思之不善者多由奪於小者正所謂不思也不思不是實然無覺不在正路上子思萬想只喚做不思

人皆可以爲堯舜章

這一章與滕文公篇世子章俱是堯舜可爲之意而此章自徐行後長以下俱就孝弟說又是指示爲堯舜的下手處故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此章最緊

要處然言孝弟却先言徐行後長者蓋孝弟二字者廣言之如孝經所云刑乎四海通乎神明亦非學者所易到若徐行後長及衣服言行之間乃是小學工夫而刑四海通神明者之根基也有子所謂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故先指是言之又是孝弟之下手處其示人之意尤切學者須先認明此孝弟二字勿泛講了集註解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載陳氏楊氏二說陳氏一條卽孝經所言之孝弟也楊氏一條卽有了所言之孝弟也陳氏一條其意濶雖堯之於舜時雍舜之四方風動不過是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耳只完得孝弟的事孝弟之外別無道理楊氏一條其

意切堯之於變必本於親九族舜之風動必本於夔  
夔齊衆言多至廣至大至精至微的道理都從這孝  
弟始猶云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二說  
雖互相發明却微不同陳氏一條是實意楊氏一條  
是正意服堯之服漏堯之言行堯之行俱要切孝弟  
講堯之服何服也寧朴無華寧平無奇孝弟之服也  
一切盛麗之服奇袤之服皆是玷辱父兄之服非堯  
之服也堯之言何言也寧拙無巧寧訥無多孝弟之  
言也一切虛誕之言躁妄之言皆是玷辱父兄之言  
非堯之言也堯之行何行也寧卑無亢寧拘無肆孝  
弟之行也一切矜高之行誇張之行皆玷辱父兄之

行非堯之行也不必遽學其勲之放不必遽學其先  
之被只此動容周旋間履繩矩刻刻是抵父恭兄  
之念堯以安而我以勉堯以帝而我以備雖生熟不  
同尊卑不同而油油乎孝弟則同被四表格上下之  
基本已是在是矣不爾然一堯也哉所謂堯舜可爲者  
亦爲之於此而已矣不然不但不知堯而且入於堯  
之證堯與桀分途亦只在此孝弟亦只在此徐行後  
長之孝弟可不懼哉是又明其不惟可爲且不可不  
爲者也孟子所以淳淳於此者大約曹交衣冠言動  
之間狂妄粗率全無孝弟氣象小學工夫未嘗下手  
雖驟告以大學猶無甚而厚禮適增其病痛而已故



所以告之如此欲其反而先求之小學也乃交備答以假館受業之言曾不自知其病病所在無論其志之不篤即使志果篤而爲之亦無頭腦孟子所以又教之曰夫道若大路豈難知哉言道本人性所固有古今所同然明白易曉講求不難也只是求之有序須要從切實處做起人却不知求耳不從切實處求雖朝夕講貫無益也故不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聞衣服言行皆務不離孝弟孝弟之道既盡則其心和順以和順之心觀天下之理觸處可見不必負笈從師而無處非師故集註謂此是餘力學文之意猶論語弟子章先孝弟而後可學文也而擴而克之知

行俱造其極總不外是不待言矣不益信堯舜之可爲哉此最可想見孟子教人循循有序學者讀這章書要知吾人欲爲聖人須從小學做起小學上夫不曾做得則道雖若大路然亦體認不出即能窺見一終不濟事雖日從事於格致誠正之功不免扞格而不入所以朱子持輯一部小學書教人先從事於此而後進於大學與孟子告曹交之意若合符節這箇小學書雖爲童蒙而設然若童蒙時不曾做得這箇工夫雖到白頭仍須從這箇做起切莫輕忽了不勝區雖舉白釣舉烏獲之任講家俱云總在一人身上言見只在用力與不用力固是然力不同

科如何人人能為獲此還只是借喻世間猶有不盡然者若為堯舜則無有不可能者

明季講家俱云堯舜之道道字不另講下孝弟卽是道也看來道字較濶卽本立道生之道孝弟則其本也

講家俱云大道明白現前故下句云豈難知哉純以知言與人路路字作共由看者不同此亦似拗白文難以知言似兼得行意致知力行總要從孝弟做起

太全朱子講夫道句云道之精微固難知也然自始學言之則如是而為孝如是而為弟如是而為

不孝如是而為不弟其大體向背之間豈不明而易知乎淺說云夫道道字說得廣不專指孝弟所謂萬理咸備也與朱子不同然集註却似用淺說之意今從之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

這一章是孟子言仁義非由外緣言外便有要人盡仁義之意蓋孟子當時言仁言義人都道是迂闊只緣不知仁義是人性所固有不是將外緣的道理勉強他學他學要他處所以不肯從故孟子平日拳拳與人言性善只是要人知善乃人所固有便知是不可與夷難的至此復就良知良能指點之曰聖賢教



人學教人處並不是勉強人人之本來原有不學而能之良能原有不學而能之良知只是困于氣稟蔽于物欲不學而能者不復能矣不慮而知者不復知矣故學也者所以復其不學之體慮也者所以復其不慮之體並不是以人所本無者強人道良知良能從何處見得只看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孩提稍長無不知敬其兄這豈待學慮的豈不是良知良能麼世間不孝不友之人只是喪失其本心而非本來無此孝友也聖賢教人以孝友者只是欲復還其本然亦並非強之以所本無也既知孩提愛敬爲良知良能則仁義皆良知良能不必疑矣蓋這孩提之愛

親便是仁之發仁之實可見仁是人所固有的仁非由外鑠也這猶長之敬兄便是義之發義之實可見義是人所固有的義非由外鑠也但謂孩提之愛親敬長即是仁義這段緣故人未必曉得疑知能之在孩提者與仁義無干這也極容易明白的只看這孩提之愛親敬長不是達之天下無不同之的麼舉天下無一人不如此豈不是天下的大道理仁義只是由此而推廣之耳豈能外此仁義既不外此則仁義非外鑠不必更疑仁義既非外鑠則自當因其端而保守之擴克之由親親敬長以造乎其極變化其氣質掃除其物欲而復還其天命之本然學雖勞慮雖

苦有不可已者。遠與論性善諸章相為表裡。以發提  
愛敬驗仁義之固有。就如以乍見人非。驗仁以啜而  
蹴而不屑。驗義以平旦好惡。驗仁義都是一樣意思。  
自姚江之學興。借此章良知二字作宗旨。因借不學  
不慮字樣。便欲掃除學慮。而孟子之旨盡晦。不知孟  
子所謂良知。是指愛親敬長之心。言陽明所謂良知。  
乃指一點昭昭靈靈之心。言天淵不同。孟子言不學  
不慮。只是就人之本心。自然發見者言。非以學慮為  
不好。而必欲掃除之也。此種議論。真是亂道。將程朱  
之書細細玩味。自知其謬。今日學者。誇這章書。不怕  
不知仁義。吾所固有。只怕迷溺於氣稟物欲中。不能

拔出。因循苟且。過了日子。辜負孟子一番提醒。須從  
愛親敬長做起。處處要撥去了。氣稟物欲。專在仁義  
上走。認得清。守得定。攬得開。方成得箇人。

此章孟子之意。是以仁義為良知良能。姚江之徒  
却是要尋良知良能來做仁義。所以不同。明季講  
家。但云此章欲人自識其良心。便易墮入那一邊  
去。孟子第一節。雖未提出仁義。然却暗指仁義。  
潛室陳氏及存疑俱。以親親敬長為仁義之發。新  
安陳氏以親親敬長為仁義之實。三說似可兼用。  
業引淺說俱。只云親親即是仁。敬長即是義。似混  
淺說。以上二節言愛親敬長人之本。然末節言愛



親敬長人之同然或疑第二節已有同然意然第二節雖有無不知三字只是帶言淺說是也達字潛室謂達道達德之達同講家有欲作擴克看者大謬

孔子登東山章

這一章集註謂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一章大旨已了然但讀者須要細認如何樣叫做大如何樣叫做本如何樣是以其漸要一一尊到實處不要只將註中幾箇字空空說過了所謂大即中庸之發育萬物峻極於天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語大莫能載語小莫能破者是也道本如是

其大聖人適還其道之大以其體言之則無一理之不其以其用言之則無一處之不到堯舜文武天時水土俱不能出其範圍中行狂狷善人君子俱莫能窺其涯涘所以在一國則高出於一國在天下則高出於天下不但諸子百家難與比擬即亞聖如顏子亦自歎難欲從之未由也已百世之師如夷惠亦難並其金聲玉振賢於堯舜盛於百世在孔子未嘗有蔑視一切之心而據其地位言之則有不足當其一盼者如此看方是集註一箇大字所謂本即論語吾道一以貫之一即中庸所謂溥博淵泉所謂立大本知化育上節大字兼體用言此節本字端以體言

是就大字中抽出言之。本只是心。但是義理融洽之心。一理渾然而萬理畢具者也。不是空空一箇心。若空空一箇心。則是佛老杳冥昏默之心。不足以應萬事。不可爲本切。莫錯看這本。既立無處不可貫。位天地育萬物。皆從此出。猶水之有源。猶日月之有明。水有源而滔滔汨汨。其流自不可限量。日月有明而旁燭無疆。其光自不可遏抑。要如此看。方是集註一箇本字。然其所謂大豈一蹴可至乎。其所謂本豈一蹴可至乎。是有其序焉。故孟子以成章後達言之。而朱子以漸字解之。所謂漸者。與太學之由誠正修而後齊治平中庸之有遠自邇登高自卑不同。太學中庸

是行道之當以漸。此是進道之當以漸。故慶源輔氏曰。如自有諸已之謂倍。至於大而化之之謂聖。自志學至於從心不踰矩。其間次第皆是足於此而通於彼。講成章及註漸字。最明蓋行道之序。如讀書者先讀了四書。然後讀本經。進道之序。如讀書者四書也要讀熟了。然後講本經也。要讀熟了。然後講離。同爲循序漸進。然却不同。須辨時解。有以從本至大爲成章後達者。指成章爲應觀濶節。指達爲應登東山節。此最謬。依此說。則是行道之漸。而非進道之漸。與慶源輔氏之說相矛盾。且上節有本已是一貫地位。豈可僅謂之成章。至論成章工夫。不外中庸尊德性道



問學而德性問學工夫皆不是一層皆要循序漸進由小成而大成由希賢而希聖而希天如水之滿一坎復進一坎節節有成章節節有箇達求道之大處要如此求道之本處亦要如此前一節數聖道大而有本猶顏子數淵高彌望末一節則猶言循循然也此是自言其願學孔子本領知言養氣四十而不動心便是成章後這樣子學者讀這章書要知天下無不可學之聖道亦無可驟學之聖道惟從事於子思孟子尊德性道問學知言養氣之功而細辨其善信美大聖神之節候做成了二節又進一節不患不到絕頂地位但有一說孟子這段話是爲有志聖道而

未能循序者言今之學者病痛不在不能循序漸進在未有學聖道之志求變讀書都從名利起見非真欲求升堂入室也故終日對聖賢書只叫得自暴自棄須先立起了這學聖道的志然後再論其循序不循序

此章註中聖人似專指孔子正孟子願學之意蒙引淺說俱云泛說不專指孔子者恐非又章首孔子二字顧麟士謂應一讀蓋以登東山泰山原非實事也蒙引卽作孔子登山說辛復元亦疑其實有此事恐皆未是

蒙引云首節四句通是假借形容語小註謂以登

山觀海起聖門難爲言者非淺說云遊於聖人之門二句與上句一例亦是形容說愚謂小註以登山觀海起聖門句固似未妥蒙引淺說謂登山四句通是形容說亦非須依存疑謂登東山二句是形容說意在言外觀海句起下聖門句蒙引以泛應曲當爲聖道之大一理渾然爲聖道之本愚謂泛應曲當一理渾然皆是聖道之大處有本則專指其一理渾然者言之

註云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蒙引謂所積者厚如中庸其次致曲曲能有誠文章外見則如所謂形著明也淺說謂成章是下學盡頭處此告

與大金慶源輔氏之說不同丘月林曰成章乃致知力行之事註謂文章外見只是先解字面如此當依存疑爲是蒙引便認以爲形著明則全說效驗而下學逐節工夫俱畧矣見成章方是下學便以爲有本達正是造到大而有本處又只單說簡大此說尤爲誤入駁蒙引淺說之非極明講家謂成章與論語成章不同狂簡成章尚有病故須裁之此成章是成就簡片段乃中行路上走故能達此分別得是

仁也者人也節

道一章是勉人求仁仁之一字有偏言之者是以愛



之理言當時猶有人知其當重有專言之者是以心之德言當時莫不以爲迂濶而不切於人自仁之一字不明於天下於是蚩蚩之衆惟知負形秉氣有知有覺之爲人而不復知人之所以爲人聰明之士則又各因其所見自成一道理益紛而天下之人益壞不知天下的人斷無有舍仁而可以爲人者天下之道斷無有不根於仁而可以爲道者這箇仁不是可有可無的就是天所賦於吾之性是人之所以爲人者也以其具於人之心而非是無以爲心則曰仁人心也以其具於人之身而非是併無以爲人則曰仁也者人也故人固必有形氣使空有形氣無這箇仁

可以爲人乎人固必有知覺使空有知覺無這箇仁可以爲人乎是有這仁方成得人有這人卽有這仁仁與人原是合一的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發者也但就靜存之時指其不雜乎氣質者分而言之則謂之仁就發見之時指其不離乎氣質者合而言之則謂之道仁卽天命之性道卽率性之道也喜怒哀樂人之情也而合於仁則喜怒哀樂卽爲道視聽言動人之事也而合於仁則視聽言動卽爲道君臣父子人之倫也而合於仁則君臣父子卽爲道若舍仁而言道不入於浮薄則入於煩苛不溺於虛無則遁於寂滅是異端曲學之所謂道非聖賢所謂

道也是則一離乎仁不成其爲人亦不成其爲道雖  
侈然泰然自號曰人其實只是一團形氣耳何嘗是  
人雖巍然燦然自號曰道其實只是一團意見耳何  
嘗是道所以孟子常曰有時以仁義並言有時以仁  
禮並言有時以仁知並言有時以仁義禮知並言總  
之只是一箇仁至此專提以示人曰仁也者人也合  
而言之道也此與性善之論實相表裡性之所以爲  
善者正以性卽仁也孟子一生知言養氣無非所以  
求此仁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  
心卽求仁也是卽孔門博文約禮家法也春秋之時  
人皆知重仁故孔子多言仁之可求孟子之時人不

知重仁故多言仁之不可不求學者讀這章書要知  
聖賢教人求仁不是好爲迂濶是不得不然之事誠  
以非仁無以爲人非仁無以爲道也若仁可離得聖  
賢何苦必以此貴人然空言仁之當求亦無益須實  
從孔孟下手做工夫處猛力向前自強不息必求到  
熟的地位方不負聖賢這等猛鞭策

此章有重在仁字者有重在道字者有重在人字  
者重仁重道則是踐形之意重人則是道不遠人  
之意明季講家大抵皆重在人字蒙引一說重仁  
一說重道存疑兼重仁道重仁道爲是而重仁者  
尤長今從之



仁字道字大全朱子謂仁則性而已道則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人之身而尤著者也蒙引謂仁與道是一時事此處不分性道二說似不同只依朱子爲是

蒙引又云仁也者人也全重在人未有合意至下句方合之以見道之所以爲道處此條亦不是仁也者人也便是合矣只是未就其合處言之耳仁也者人也是本來合合而言之是責人合蒙引殊混

朱子謂仁也者人也與中庸仁者人也有切己言統言之分此蓋以中庸是偏言之仁孟子是專言

之仁故兩其以仁責人却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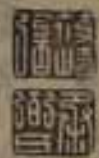
朱子又謂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須知孟子口氣原不如此且說朱子言仁而不言人此一意是實意不是正助本文

秘陽講義。余家藏善本。往歲書歸某  
等。謀翻刻之。余謂是書布世。其益於  
學者不小。為施訓點以授之。遷延不果。  
閱歲殆十。始就剞劂。乃重加讎校。課  
誤頗多。隨更改正。又有存而未定者。台  
人云。校書如掃蕩。猶信矣。曰。思學  
者之於經義。志由是乎。宋元以後。四  
書未詁。更僕難舉。而純正如是。書有



卷四  
乙  
錄。雖是書之純正。在不善讀者。或仍不能至深。於所解。則至淺。而有害。也。翅字畫。訛點之誤。比則所當與同志之人。終身校正也。

文政戊子良月。望。畏堂。役崎。弼書。



當湖陸隴其錄書纂輯  
四書講義困勉錄

十六冊  
唐本翻刻

同  
三魚堂四書大全

十六冊  
唐本翻刻

文政十一年戊子冬十一月發兌

三都書肆

大坂心齋橋通安土町 加賀屋善藏

同 唐物町 河内屋太助

同 南本町 河内屋吉兵衛

同 博愛町 加賀屋彌助

同 江戸堀三丁目 今津屋辰三郎

京都三條通越屋町 吉野屋仁兵衛

江戸日本橋通堂下町 須原屋茂兵衛



